靜娛亭筆記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七

宰相工詩　江西熊氏科第
熊太史名言　儒臣膺武功爵
六忍　東山談苑
名聯　才人命薄可憐
詩中巧搭　戒溺女
吳西林居士　高西園
老僕詩　忠孝縣令

論徐張二公相業　史難

潘少白先生　潘四農先生

靜娛亭筆記卷七

賀縣張培仁鑄菴

宰相工詩

漢軍高文良公其倬字章之由翰林歷任封圻官戶部尚書大學士有味和堂集詩筆出入樊南劍南之間才翁所云誰信牙旂八州督一生辛苦似書生良不誣也射堂云調馬馴鷹意未慵射堂碁墅日從容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煮酪覓尋關外水看雲遙指仗間峰應嗤頭白讐書客名紙生毛筆

退鋒按此詩至今已傳播藝林矣予尤愛其夏日雜
感詩云一臥蕭齋懶竟成經旬今起下階行日方可
畏如宣孟門亦長扃類士衡爽儉文章慚象管黑甜
滋味泥桃笙年來久負歸耕志誰識看雲不語情意
緒閒如退院僧當闗謝客少晨興長腰米未來江左
皤腹瓜誰餉少陵濩落未妨呼潦倒清羸翻覺耐炎
蒸書生自分長甘耳欲給侏儒却未能一聲牧笛送
朝曦屋角明河拂地垂短夜徂如生計迫涼秋望似
遠書遲蛛絲競巧無人處螢火爭光墮月時笑汝區

屋空自壽露寒精白欲依誰等閒些事不相關造物
應多笑我頑舊雨過門同泛梗新雲變態似移山素
心擬託三珠樹時樣梳成一尺鬟青瑣西南最惆悵
粗才頻綴近臣班急裝千騎扈鳴鑾馳道遙通十八
盤赤羽射生隨夜火黃門飛鞚趣朝餐平時暑月宮
衣重一夕邊風翠幕寒辛苦從王男子業自慚樗散
臥長安曾識羊曇乞墅身早開甲第換朱輪拜塵車
下多名士行馬門前斷舊人諫議豈應疏貢禹征西
空解重王珣十年回首依東閣不會平津是要津動

定由來祇信天羊腸故道著先鞭騂騮跨竈還如虎
雞犬升雲豈是仙舊學未諳因熱棄新晴只想就涼
眠傍人頗笑應官懶挂籍金閨亦偶然夏日僧同人
城南看花云沙路緣溪曲風簾出柳斜踏青誰信馬
迷路忽逢花村靜聞吳語泉香試越茶儵然遠塵俗
偏愛野人家淺酌新芻酒平攤小樣氈萬株紅藥艷
一幕碧天圓醉可留花下春仍在眼前題詩誰第一
小謝有新篇曲欄憑已徧欲去更夷猶青幛收殘雨
斜陽在小樓交新重握手花好重回頭明日無塵事

還期挈榼游

江西熊氏科第

康熙年間宋牧仲先生撫江右時熊大司空一瀟里居中丞招飲滕王閣觀競渡熊司空之子滌齋太史時方九歲侍宴中丞即席命賦五言律一首稱賞久之滌齋年十五舉康熙己卯鄉試丙戌成進士入詞林滌齋之子雲亭中丞學朋年十八舉雍正甲辰鄉試庚戌成進士蔗泉觀察學驥年十五舉乾隆庚午鄉試甲戌成進士雲亭子敷時酉山二先生一舉乾

隆甲子一舉乾隆丙午皆年甫踰冠數時丁丑成進士一門科第蟬聯滌齋翁幼識王漁洋先生年登大壽乾隆丙戌重赴瓊林

熊太史名言

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勢有所不能、當和顏以告之、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更不可託故延展令人失望悞事、

人當危難之際、得善人一語解紛、增多少福澤、王導緘口則周顗死、李白緩頰則郭子儀生、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儒臣膺武功爵

仁和孫文靖公士毅由　召試得中書乾隆辛巳成進士入翰林官至大學士以戡定安南功　特封一等謀勇公　賞戴雙眼花翎紅寶石頂太谷温制軍承惠以乾隆丁酉拔貢官至直隸總督加經略銜勦逆匪林清餘孽此乾嘉中漢大臣之膺武功爵者近日則湘鄉曾文正公道光戊戌進士入翰林以平洪逆功封一等毅勇侯　賞戴雙眼花翎其弟沅浦制

軍亦封威毅伯合肥李少荃節相以平洪逆功及平捻逆功封一等肅毅伯其兄小泉制府亦官兩湖總督湘陰左季高節相道光壬辰舉人官至大學士以平新疆回逆功封恪靖侯拔以舉人而大拜者自明至今惟左相一人允爲異數

嘉慶年間貴州劉朗渠先生淸以拔貢生朝考一等得知縣分發四川由軍功起家歷升至山東鹽運使自請改武特旨授登萊總兵以文改武奇矣咸同之間衡陽彭雪芹先生以諸生從戎統帶水師爰

年屢著戰績　特旨授長江水師提督先生疏辭曾文正公奏其有文武材且以諸生得道員宜歸文職遂授兵部侍郎以武改文尤奇矣

六忍

淄川楊宏道著六忍說曰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淩我也三曰忍惡惡者人憎我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忿忿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則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

之間則所遇皆安而悔尤寡矣

東山談苑

莆田余澹心先生懷著東山談苑多記盛德事及名人逸事今摘錄數條

范文貞公景文爲南大司馬時好客士有以詩文投謁者無論工拙必自首至尾細加披閱次日向其人言之一字無漏佳者每加嘆賞各有餘潤此余從考親見者

張制憲瑋居官廉潔公服常在質庫中常謂人曰爲

清官甚難必妻子奴僕皆肯爲清官而後清官可爲不然則敗其守矣

錢副使㮚官南京吏部時嘗云少年登第未嘗讀書實爲不幸乃自立課程每日清晨誦五經四書熟後乃理事午後讀史二十葉及古人詩文數篇皆潛心諷詠興到或作古文或賦詩至子夜乃就寢每日皆如是

此公與予同僻

朱子方與諸生講學有報至乃褫職罷祠之信先生

閱畢仍坐講如初辭色更爲和平

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京山王汝化年九十餘再遊峨嵋遇道人飛霞先生授吐納服食之術百餘歲後鬚髮轉黑腰帶倍人沈啟南風神散朗骨格清奇碧眼長鬚望者疑爲神仙所居極水竹園館之美鼎彝圖書紛列座右佳賓良友戶外之屨常滿興至則揮灑雲煙琳瑯滿幅畫成又自題詩其上風流文采照映一時

王元美尚書晚年謂人曰吾心知續溪之功爲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薄新安之文爲江陵所脇而不能正其訛此平生兩違心事

張紫陽事扶風馬節度默於河東馬公初不知其所長及被召赴京行有日矣紫陽謁見以悟眞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

因書會意之人殊不易得

楊廉夫居鐵厓山山中有綠萼梅數百株築層樓以

玩之披羽衣吹鐵笛値元明鼎革之際諸名士出就徵聘者半皆不得其死先生獨超然塵埃之外極江山風月之樂

名聯

通州徐樹人中丞宗幹自題其山齋一聯云日出時月上初雨後雪中得無限好詩好畫書數卷棋半局爐香琴韻到此間成佛成仙

才人命薄可憐

李香華停雲閣詩話云閨怨詩多風人寄託嘗見江

西符梅修大令 鼎甫 四律細意熨貼怨而不怒蓋罷官後作也詩云寂寞房櫳思悄然淒寒如水暝如煙分無好夢傳飛燕信有詩魂託杜鵑鏡面芙蓉成往日陌頭楊柳又經年茶餘飯後都無著第一難禁似酒邊記得星軺曉度關幾行環珮響珊珊迎來月殿神仙侶擁出霓裳侍從班垂手客依金瑣闥 此言薦家人 比肩人訂玉連環 此言薦寮友 誰知翠繞珠圍地早種愁根到此間宛轉相隨日未多忽敘佳會阻銀河離天莫補媧皇石苦海平添伍相波從此因緣歸夢蝶可

堪歎詠起修娥嫁衣與畫琴猶在不許君前緩緩歌一例明眸皓齒身果誰巧笑果誰甄時樂昌仁化英德均被賊破城事後無被參者妍媸是否無成見無成見三字大府□中語恩怨分明有夙因紅豆聽殘林下曲碧簫閒煞倚樓人華年我亦甘處擲辜負朱門大好春大令春闈得意時闈卷極爲主司所激賞有曲江風度之評到粵後所署曲江縣亦奇及罷官旋里過曲江長嘆一聲投水而死貧士生涯冀博一官以爲仰事俯畜之資如此結局其實可憐可嘆四詩詞旨哀艷是辨香玉溪生

者詩中最可嘆者如嫁愚怨一聯所云藥骨詩賦均被賊破無一參者獨參符君當道未能憐才亦無主持公道者同罪異罰何以肅吏治耶采風者讀之於上應有感乎如此才華忍使之終身消棄乎

寄心菴詩話云江都王仲清秀才蔚屢困棘闈甲申秋貽書友人作別於平山堂下赴水死數日前用僻韻作詩三十首中有句云放顛未敢頻耽酒沽直何須轉乞醯書味美於新娶婦文揚祖似倒繃孩殘詩徒飽千年蠹敝服猶懸百結鶉寒酸況味蜂鑽紙負

賤生涯到處稱。人言佳境同甘蔗。我嘆浮生似苦匏。傷心我欲投東海。撒手人都聚北邙。和靖佳兒惟白鶴。仲翔弔客有青蠅。行樂及今歌蟋蟀。偷生從古嘆蜉蝣。皆險而能工百感茫茫久有死志可悲也

予謂此人較符大令更屬可憐因其久困名場不能博一第以自慰也符大令以文字見賞宗工擬巍科若劇邑可謂文字有靈矣仲清困處窮廬意其景況必蹈躝不堪乃從屑子游耶抑別有故而爲此耶此窮士之苦也若修梅則遠矣乃一官落

拓不得已亦從扇子游趙甌北詩腐儒爲吏拙貧范事人難良然當此之時士有窮達兩難之處豈非世道之憂二公皆負才倘入玉堂定堪稱職即爲入幕之賓必非不舞之鶴乃俱因抑鬱以至於自盡嗚呼是誰之過歟

詩中巧搭

吳門有聯句之局題在籤筒內每人各掣一籤事或雅俗懸殊或巨細不類必合爲一聯取其通首是物對偶則銖兩悉稱者爲勝大似時文中之無情搭題

非腹笥富而心兵練者不能制勝宜黃陳少香大令常與客舉斯會掣得袈裟郎云方外可知無正服友掣得囚車郎云此中幾見有完人少香掣得曉妝郎云雲開寶鏡龍嫋鬟友人掣得侍衛郎云風閃宸冠動雀翎又掣得告示郎云鄉老昂頭看日月友人掣得放屁郎云通人掩鼻嘆文章又掣得朝珠郎云明載天顏垂一串友掣得抹胸郎對云暗藏春色峙雙峯又掣得修脚者郎云足下工夫三寸鐵友人云掣得題名錄郎云眼前身價一文錢俱有思致

舊傳端午節對　孔林云赤帝驕人重午節素王去我二千年魁星對頂遷云曾經彩筆干牛斗不許空落燕泥俱佳妙在不露題面而恰是此物心靈手敏足以啟後學心思

戒溺女

江西多溺女之風以故男子每艱於得婦山東郭耶𦒿廷翁有詩云昨見有男子年將四十少時即商於外時寄資歸以養其父母其父母因爲娶婦喚之回至則見其婦身材甚小問之年甫十二遂怒而棄之

仍商於外戲作一詩爲其婦挽之詩云妾年十二郎四十郎長妾短郎不喜出門不顧不敢嗔十年不歸妾成人却恨人無十年好妾成人時郎已老郎心若比妾心堅回家好待兩三年讀之酸楚

吳西林居士

寄心菴詩話吳西林居士穎芳結茅錢塘江上不求仕進詩高曠絕俗有空山木落石氣自青之境其論詩云古之人讀書不專於務詞章偶爾流露觚吟僅抒所蓄之一二耳其中所蓄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

下傾瀉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撫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微露不足如舉重械雖同一運用而勞逸之態各異其致

高西園

盧雅雨先生云轉運兩淮高西園鳳翰方以縣丞委管秦壩掣秤俸滿應敘升矣會儀徵缺出薦於兩臺制府復書尚稱聞其才名曾有構予於制府者乃轉以結黨爲予罪劾鳳翰並及予故鳳翰詩云幾曾連茹茅同拔郄爲鋤蘭蕙並傷又云不妨李固終成黨

到底曾參未殺人皆實錄也制府之顛倒是非可勝嘆哉

老僕詩

臨潼張漁川大令四科僑寓揚州築讓圃於天甯寺側與馬嶰谷行菴爲隣有老僕詩云吾衰底處覺一僕竟先驕曠役身常病應門語每訛背因無用棄終愈服勤多衣食休嫌薄餘年更若何此仁人之言可與吳野人新僕詩並稱絕調

忠孝縣令

丹徒田大令遹稟稿云敬稟者竊卑職逢門下士忝
籍科名詩檄已遲祿不逮父所可奉侍者惟一母年
已七旬有七咸豐四年揀發到省迎養來蘇荷承
歡稍申烏哺九年八月承乏丹徒老母僑寓吳會十
年四月因蘇州告警挈眷還鄉其後賊勢猖獗蘇常
迭陷鎮城孤懸江表岌岌可危老母數從間道寄書
時相慰勉且手諭戒之曰汝書生幸司民牧臨危授
命義無可辭倘鎮江有事而汝臨難偷生或鎮江無
事而託故交卸皆非吾子也故卑職署丹徒四十月

雖公私蕩分端蹶、不敢存畏難規避之心、遂匪節次

闔城、晝夜登埤守禦、少則數日、多則十餘日、得以定

神識、置死生於度外、皆秉母氏之訓也、上年九月原

籍山陰縣、被賊竄踞、各鄉義民接戰不利、卑職廬舍

被焚、老母妻子避居、諸暨縣之包村、卑職今春得信

差人往接、而包村先已被圍、守候多日、不能前進、七

月間聞包村被陷、即欲乞假尋親、特恐以託辭規避

見疑、不獲俯如所請、且卑職母教素嚴、丹徒一任、不

許託故、交卸徬徨瞻顧、五內焚如、以至每日嘔血、至

今來荅備蒙恩施優渥詢署泰州在憲台無規避者欲之是在卑職無避犯老母教令之責則卑職得行其志矣夫人臣委質義在致身此爲不避危難而言非謂平日置其親於不問也古人有親陷賊中終身不事婚宦者卑職亦人子也老母日薄桑榆就使安順處常固已懼多喜少何況干戈滿地消息全無即或幸保平安其驚恐憂愁飢寒交迫在所不免勢等倒懸危如朝露而卑職事上接下談笑從容晏然若無其事天高地厚何以自容卑職身爲人子於老母

顛沛流離之際既不獲扶持其母又不能速爲援救徒以人死出生之事屬望於轉託之人是猶父母有疾而欲割他人之股以療之也是卑職之有母與否尚在未定爲老母慮之已無卑職之子矣興言及此其忍忘親而適彼樂郊乎伏惟中堂大人推仁錫類敎孝作忠籲求給假數月將泰州印務另行委員署理卑職得以力疾尋親倘蒙福庇老母平安脫離賊境卑職之心自安病亦必稍痊銷假當差另求驅策有生之日無非戴德之年草木有心敢忘報稱否則

亦惟獨行其志。容侯老母得有確信、再行束身歸罪。聽侯嚴參。臨稟涕泣。不知所云。

江蘇巡撫部院李批　據稟已悉。該縣協守鎮城、孤危窮苦、三載於茲、軍民交頌。本部院博訪輿論、殊深佩慰。是以緘商江藩司、調署泰州、以資佐理、而彰公道。並擬會同督部堂專疏保薦、爲吾蘇官場㗖苦者勸、取巧者愧。不知有七旬老母、尚陷賊中也。但村失陷、信息全無、爲人子者何以堪此。然未調署之先、不敢違母命而藉故規避。既調署之

後不肯戀優缺而乞假尋親忠孝大節委曲求全
高義至性欽佩曷已應如稟給假四個月再行回
省當差候飭江蘇司另委賢員署理泰州印務仍
錄批通報督部堂暨江蘇司查考此
加批　稟詞係該令手稿抑係何人代擬即據實
稟覆李令侑陳情表不能如此沉痛近述慈訓眞
天下之賢母也有是母乃有是子當益勉爲循良
清白吏以發名成業也
至性至情不愧爲忠孝男子三復之不禁流涕盈

襟、按此稾從寰宇瑣記抄出不錄用大令之名可惜也

論徐張二公相業

天下仁者或未必智而智者無不仁蓋洞徹乎天理人情之際然後能補偏救弊易危爲安使隘苦者舒抑鬱者伸神奸巨蠹黨羽衆多能呼吸之間移主意者卒莫能售其技彼迂謬者徒悻悻太息於僨事之後耶明徐文貞公階當國時事明世宗猜疑忌刻之主繼奸相是非倒置之後卒能挽回元氣開示公道

世宗末年、代草遺詔、一洗苛政、眞聖賢經濟、菩薩神通也、偶見王鳳洲先生祭公文、實足以表公之生平、錄之以申景仰之私、文云、嗚呼君攬治綱、相參治權、宏治之末、孝皇籲天、天之答之、公實產焉、嘉靖之初世宗臨軒、公之答之、射策衷然、入擅三長、出試百艱、晚握大斗、與天周旋、盡塞倖穴、獨濬化源、彌留一詔雷雨九埏、浴日麗空、轉坤旋乾、遂序成歸、凡十六年、如裴如富、倘徉洛城、樹表遺迺、繫時重輕、公所損益今猶國經、公所樹培、今猶國楨、始奉帝命、惠我黔蒸、

九九為期、功圓行成、毋忝人世、人世濁昏、鞭虹馭箕、
以還玉京、公之勳德、王言是馮、國史藏竣、口碑流聲、
不腆為壽、于小子貞、比於華封、差信而徵、今之時公、
可以無贅、始貞弱冠、謁公旅次、笑語從容、傍及六藝、
尋覩貞文、末允公意、胡乃詰屈、解達為貴、余謝不敏、
各行所是、迨執三尺、而抗緹騎、其帥齗齗、奮欲相噬、
公默調停、毋使狼狽、先君之恩、托葭莩契、惟我先君、
積忤敗類、貝錦是熾、鑠毀方熾、霆霹紛如、莫可控避、
公力既竭、公心恒惴、惟貞兄弟、扶服歸東、寒灰覆盆、

沒齒長終豈無尺書莫適爲通公捧翔陽以揆屯蒙貞乃伏闕疏詆奸兇朝拜夕下三臺景從而何數奇厄彼狡童公如弗聞宛曲從容粤先君宦錄其舊庸獲改鄉服安卽幽宮天雄之節溢及小子公謂延祖可以起矣移部吳興拜公梓里儘篚不施一刺而已公不自德我何敢齒公與深談所然而喜參伍章程錯綜名理以及兵事如針投芥遠於徹帚亦復莞爾貞之叙公文明以正風行水上匪渙而貴往猶感恩晩乃知已我宦小達公喜弗勝中遘流言公代請蠅

我之嗜飲，公憂如醒；我之甚口，公耳如聾。歳一造公，
腑臓爲傾。孥舟送我，徙倚屏營。自貞鑿坏，甘從道與，
公貽尺書，始留宦情。兒子甫薦，公眼復青，勉以祖武，
期之再鳴。貞也涼德，與世嗁斯，語及先君，臆淚自垂。
下石何衆，拯溺者誰？龍鱗七尺，不受人知，歸而顧影，
何所吐奇？以是感公，思一報之。豈無賢哲，姱節美志，
矯然獨立，脩然遺世。世各趨焉，以公有賴。公任其難，
彼任其易，等彼雷霆，奚如雨施？以是報公，冀伸兹意。
三載蝸廬，穴螢淵沉，兩造公宇，匪闇匪王，自守木义

敢薦鮮禽、蘋豆壺漿、聊以表忱、公於此時、不墮中陰、或享鈞天、或棲寶林、肯遊人間、俯為我歆、不盡者辭、不泯者心、嗚呼哀哉、

張江陵相國 居正 幹濟如李贊皇、而一切振衰祛弊為國家計久遠者、似又過之、以其權之專、而濟其才之大也、任用王崇古、戚繼光、而邊烽漸熄、因把漢那吉之降、藉以撫綏蒙古、因其崇信佛教、為之利導、以銷其向戰好殺之風、終明之世、山西一帶與蒙古接壤者、中外晏然貼伏、至今猶相安於無事、皆江陵當

國籌度之功、其利溥而遠矣、此聖人所以時思賢佐之仁也、惟其挾震主之威、又高自期許、當國既久、不無過舉、斂怨已深、身後之譏毀百出、究非平心之公論也、鳳洲先生亦有祭文於先生無愧詞、江陵有生氣矣、文云、嗚呼有君以來、恭己垂裳、以勞付臣、孰如我皇、有臣以來、盡瘁代終、以遺歸君、孰如我公、公秉化樞、垂及一紀、盡掃骫骳、與民更始、橐籥合機、太阿養光、噓爲春風、拂爲秋霜、百辟洗心、夙夜乃職、有蠹必洗、靡吐敢匿、片紙萬里、一嚬千憂、精神響應、疾於

晉鄭如日麗空、何幽不顯、聲彼景風、何草不偃、河漕萬艘、先期委輸、武騎千羣、無煩秣餉、大農白粲、少府緡錢、其巢若山、其輸踰淵、百粵九邊、士飽馬騰、匯爲滂池、鬱爲金城、單于解辮、越裳重譯、黃屋之尊、與天爲極、遂超太傅、眞拜太師、上冠三台、下綜百揆、詔書不名、猶曰子房、彼酇彼留、亦莫敢望、公有家嚴、貴並師臣、生死九命、榮哀一身、公有慈闈、迺籍兩宮、月餼虛賜、食必上供、九有趨蹤、八方駢軌、如何一木、萬事長已、嗚呼浴日補天、挽化回元、備自帝心、攄自王言、

顯融昭明光大寵靈藏之掾史勒之口銘世有頌聲日周曰伊、我弗敢從、汚不至私、在唐贊皇、復爲元之、才惟戡難、勳表救時、惟余斯弛、世一長物、公汰衆毀、彼寄我餓、拙於避嫌、竟成鑠金、或棄或收、誰非公心、噏訾之口、妒我璧邱、賴公保全、無礙蘋修、我實憂公、食少事煩、歲杪微詞、以當報恩、公亦自謂、疲於津梁、褰裳欲從、限天一方、其言在耳、其人不作、大斗辥垣、喬峯隕嶽、人亦有言、算遠造促、嗚呼寄彰、巖廓埋魄山阿、森森象賢、爲陟者多、帝光常耀、國威恆振、公神

行天矣復奚恨、

吏難

王鳳洲先生曰漢法三章即鄭侯之所增亦無多今則條例愈繁弊愈出上臺之所委讞獄情萬變甲乙之令太煩雖老獄吏亦惴惴然所引恐有所未合於令且有遺漏之處爲刀筆吏所持以致譴責所以難也漢田賦三十而稅又時賜蠲關梁山澤之禁多推以予民今歲所登若僅照舊額免催科之責而已稍不足則有情征之譴而民之刁悍抗玩上臺者不知部

臣亦甚不知寬以俟其自納如不足額操之稍急民即鋌而走險甚至抗殺丁役甚至戕官上官畏其凶獷之難遏也往往抑官以伸民非曰激變即曰辦理不善所以難也漢守令得便宜行事今則自徒以上即取部裁而吏民之為奸私者百倍於昔偶一舉發議者非曰故縱即曰失察非曰因循即曰浮躁非曰姑息即曰鍛鍊非有勢力者不能免所以難也

先言律例之繁紛如亂絲稍不經意即為刀筆吏所持小則降級大則去官律例之繁是設穽陷人

以爲部胥蠹賊之具也足以束縛君子令其動輒得咎使之不能有所建樹又不足以震懾小人使之不敢犯其刁健者轉得藉以行其詭脫及挾制之術是知此曆亡於明之中葉近日粵東有數州縣竟有數十年不完錢糧者福建古田惠安等縣竟有因官下鄉催征民間抗不賫來欲官之餓死者又有投毒藥於井中人飲之初尚不覺數日後徧體發五色斑而死者名曰放蠱乾蠱取蛇口之毒以藥鍊成者浙江爲文獻之邦天台仙居等處

以抗欠不完屢見戕官之案而並戕其眷屬丁口者又民間完糧多係折錢道光年間每銀一兩值錢二千二三百文民間每兩只完一千六七百文各州縣批解地丁每銀一兩以一正一耗計之連司庫火耗需銀一兩一錢五分卽需錢二千六七百文是州縣每解銀一兩卽需賠錢八九百文若解萬金卽需賠錢八九千串是欲使各州縣蕩產傾家尚不足以塡此巨壑也如稍欲議加以免賠累正如先生所言動輒拒殺丁役甚至戕官等事

見矣而抑官伸民者比比皆是而激變良民辦理不善之考語又見矣至末一段云云亦皆常有之事總歸於有勢力者方得脫此奇險也葢能脫險則必獲利明代之弊政已如此今更甚焉所望於濟世安民之君子矯其弊而改弦易轍焉官困蘇而民事自理否則勢必日甚一日尚欲於此中求襲黃魯卓乎致昇平之效乎

先生爲明七子之冠人第知其博學工詩文而不知其抱經世之畧官雖達鬱而不能伸者猶多也

此文憂時念切不得已而言非洞悉人情𢌿廷敢

體者不能道昇謂之眞名士

潘少白先生

潘諮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終身未嘗應試嘗家人生産弟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爲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潆洄治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纔一步便易驟入可欲境界

矣諸生質故懶邁謀生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之靈覺者頗巽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養厚葬哉常人以身安爲樂君子以心安爲樂諸雖未學苟吾心已安袒毙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爲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謀而爲之則心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友共處朝夕日與負耒者計贏絀衰年餘喘轉

覺無味敢敬謝諸友申毅玆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濛洞其間似勝於以態㥯終矣

此乃眞鐵漢非若是做不得一件事

潘四農先生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爲學務躬行不談心性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有答問云客問曰文於道爲末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世何也曰人有不願爲男子而願爲婦人者乎人有已爲男子而猶願爲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嘗

為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其不工、何其求為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百年來之詩文、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之衆也、可悲也、予悲之、故欲從而挽之、曰文與行二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曰文虛也、行實也、今虛者尚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順為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於俗、其誰信之、曰此非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順時則衣食且不可謀、而死亡至矣、曰天下之事萬端、義利盡之矣、義利之辨明、大之為聖賢、次之成忠孝、次之為

文章之雄令義利之所以不能辨者死生惑之也死生之惑不能破雖求爲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曰死生有命此語無一人不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之則文章之雄可以坐致而聖賢忠孝之塗乃由此而漸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而天下男子廉恥之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達則文章者即風節之綱維國家之柱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即此義也客默然退予次其語示從吾游者徳輿以知縣分發豸

徽需次未得補缺而卒著有養一齋集惜未見此集
此一篇冰雪文也不知撲去俗塵幾許足以喚醒
癡聾文人之可貴者其在此乎江西李穆堂常州
洪稚存見此文自無愧色　四農與少白先生可
稱潘氏聯璧　議論奇矣而理自平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八

眉公語錄　李邁堂諭文
袁侍御名言　東游筆記
李孝廉論種穀　泰西二教宜定一尊
邪教宜防　泰西公議
疑事詢西人　龔少蓮名論
論川鹽　高麗王罪己詔
倉廉訪保全直臣　趙勇略將軍

靜娛亭筆記卷八

賀縣張培仁子蓮

眉公語錄

陳眉公語錄有足以發人之深省者謹錄於此以當座右銘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財廢。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讀書然後知平日之識淺。惜陰然後知平日之生處

治身如治國家國家先使無事以待忠孝之豪傑生軀殼先使無病以待修煉之神仙至偶與諸友登塔頂語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略有倦意必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卽此便是向上的榜樣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卽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有不體人情輕發議論訕朝廷以賣直訐陰私以示威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淸苦是佳事但能薄於自待不思厚以待人亦未免徒自苦耳可惜只做得半邊工夫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動多言以及作爲無益者皆是浪費精神較之浪費錢財更覺可惜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身心爲義理

收攝故也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無妬念、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一經計較、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嘉時吉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鳥鵲亦有好音、若夫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深藏、人亦閉戶、乖戾之威令人生畏、則上下否隔不通矣、故君子以保養太和元氣爲主、

頤卦以慎言語節飲食爲並重、然口之所入者其禍

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宜加愼

吳俗友朋相見好談新聞顯官亦然並詢及緘獲等輩易開小人媒孽之端予謂地方無新聞可說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揑造歌謠不惟不當聽聽之徒損心術長浮風耳且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下一不淨種子矣

有穿麻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二字有以趣深者有以味勝者

有趣味俱全者有趣味俱乏者雖然寧饒於味無饒於趣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俠得中則為正氣太過則為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朱子曰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度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爲人穿著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

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其氣浮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二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文藻二字則讀書必不虛心

待富貴之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之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閉門卽是深山讀書隨處樂土

以上各條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可襲取而得蔣心餘九種曲中調侃太甚不知其是何意並以殺毛文龍一事亦歸獄於此老不知毛文龍本有可殺

之處襄樂煥傳中已屢數其罪矣後人試取讀之可殺乎不可殺乎如此重國要情豈以一山人之言以定邀止況事屬暧昧何從得其實據想有與此老為仇者架詞以汚其行歟

李蓴堂論文

上高李蓴堂先生祖陶與楊容潛明府論文書曰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論事也近世之文不及前代者非關一人之私言也見近人文字集中者指不勝屈而其所以不如之故亦不僅在於考據駢體之弊

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極諫之臣故賈誼陸贄之徒往往痛哭流涕於章疏草野之間有盱衡抵掌之士故蘇明允陳同甫唐荊川艾千子輩或指時政闕失或舊學術之偏頗亦往往確鑿指陳於論策書札序記之間其大者可爲萬世龜鑒其小者亦足爲一時藥石延至我 朝康熙中葉此風未息此前代之文之所以盛也今則俔俔伈伈如在雲霧之中始而朝廷之士避之繼而草野之間亦避之始而章奏之文避之繼而序記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

刻借語言文字以傳人其後遂積爲千萬人之心傳
各思斂筆借璺以避詞士之負聰明才力者無以發
抒遂各爬疏經義將古人成說已定者仍復顚之倒
之甚至旁引博徵釋堯典二字至三萬言又或借駢
四儷六之文以示博聞見文人之集惟全謝山尚無
所避忌故能暢其所欲言其他則皆有許多輪囷結
滯未能盡吐此今日之文所以衰也蓋古人之文一
涉筆必有關繫於天下國家今人之文一涉筆惟恐
觸碍於天下國家於此世道人心實有關係鄙人心

竊憂之久矣夫爲文而或至訕上大不可也若乃抱惓惓之忠指陳時事欲天下事胥歸於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矣今人皆不然能不慨哉

袁侍御名言

道光初年楚北袁侍御銑奏請豁免各省地丁錢糧宜酌免一二分新賦其舊欠之錢糧必不可免以杜刁民有心抗欠以待我 國家十年一次豁免之恩此言可謂洞中肯綮乃議者皆京官不知外省州縣催科之艱苦乃建議駁斥力詆其請豁新糧之非計

公鐫級而去此事咸豐初曾文正公亦舉其名言引之於奏牘之中雖未及乎此奏而曾公知之深乃約略及之尚未克詳舉其議論自道光初年以來民欠日多一日合直省計之何止億兆藩司非不知也恐催之過急小民激成事端乃佯為不知惟責令各縣墊解足數以顧目前之考成而根本之病皆有所不暇計也州縣虧空由此而起害有不勝言者我 朝厚澤深仁從不加賦而經費有常何堪此年甚一年之民欠乎袁公陳其言於先曾公舉其名於後當世

惟張南山先生言之極詳也

東游筆記

偶見無名氏東游筆記蓋紀其往游日本時事中有云日本近日爲强兵之計行三丁抽一之法雖兄弟分居亦不能免民固不願强抽之亦恐無用國政情形向來國王雖有不善臣下不敢諫縱所諫極是亦有應得之罪故偶有諫者皆先自裁而遞遺疏以效史魚之尸諫大官有恢屬官亦不敢言治民之官有恢百姓亦不敢言如此荒謬之習而得綿延至二千

餘年者其君皆擁虛位而政歸於權臣所謂其國不爭王位而爭大將軍之位是也大將軍者權臣是也臣執君柄自以刑法攝群下久之遂相習成風即偶有勝廣之徒起者亦攻大將軍而不及君政雖嚴刻矣然尚不致過於苛刻而民俗之厚亦可見矣今王國號明治廢大將軍之職而自攬其權事事效泰西各種機器無不舉行復用西法以練兵自以爲富强可立待所費既鉅遂致國用不敷不得不苛歛於民丁稅地稅關稅之外甚至茶棚桌擔無不有稅百計

搜羅一年所入五千餘萬元之多我中國十八省之地丁錢糧以及鹽釐關稅統計歲入亦不逾如此乃其地僅當中國二三省之地徵斂如此之鉅民力其何以堪我中國之民涵濡　聖德輕徭薄賦日在堯天雨露之中而不知也帝力於我何有哉中國之民宜何如勉爲良善急公奉上以稍酬高厚於萬一耶

又云日本國之行鈔票也當其初行之日百姓稱便多願使用鈔價一元貴至一元二角人皆購之以其

存攜皆便也故民財大半皆歸於官迨後國用不足

又勸富家出銀易鈔今之所謂富戶皆紙鈔而已

李孝廉論種穀

李邁堂文略內載海鹽朱尙齋太守勸民間之有隙

地者、種稻之餘、兼須種麥與黍以此二穀不甚需水

種之較易、兼可以濟天時地力之不齊也又云自來

教北人種稻者、若漢張堪魏劉靖北齊裴延儁、宋何

承矩元虞集明徐貞明皆狃於其鄉土之利沾沾惟

稻是種豈知西北之人慣食黍麥不願食稻以北方

之麥、吐花在晝、食之足以養人、且藝稻之功倍於他穀、其難尤在於灌溉、此北直之稻田、所以難興、其實亦不必興也、然則京官之祿亦可改米爲麥、而兼之以黍矣、惟黍麥皆難經久、則穀亦不可少、今議於天津河間畫地四區、一區百萬畝、但取十之二、營爲水田以種稻、可得穀一百六十萬石、以備積貯、而無旱潦之患、其八成先種麥、後種黍、四區爲田四百萬畝、以開方法計之、但爲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萬畝、而溝洫埂堤倉廒屋宇、每區各加地方五百畝、

總計一百里而已足、一區設官司其歲入、實諸補倉以充官課兵糈、可抵南漕四百萬之額、則漕船運丁可以不用、一歲經費可省者、又三四百萬兩、此邁堂所節錄者、惜未見其原文果能行之、其利溥哉、近日漕米概歸海運、其半則解折色、果能以折色之銀爲經費、從小區辦起、能否可行、一二年後、即可定局、如果可行、則漸拓而大之、小民之生計漸裕、北方之水害亦可漸減矣、觀於近日之以湘勇淮勇辦疏濬於北方、已甚得利、善導者誘掖獎勸之又有經費以利

之何不可行之有　有人議加京官養廉之說緣籌金既設不趁此機會立國本達人情徒爲經手者中飽之資當局者應酬之具豈不可惜哉倘此說不行尙有一策則議復知縣之行取也知縣實在任十年並未賦閒者加因公調省撤任察看等事未經在任十年者不預准各督撫保奏推升六部主事內閣中書兩項之官不願者聽俾歷任既久自必稍有蓄積意圖上進自然洗手奉公以昀甘苦自勵公道但不可以年力就衰及文理不通者充數耳各員久親民事閱歷已深

將來內轉御史外轉府道一應建言行政自可望
其興利除弊否則在京既久俸入太薄無以慰仰
事俯畜之計則心不安天下未有心不安而能從
容展布者也或曰說則善矣不礙及他途之進取
乎曰否非欲專用行取一途也況翰苑中人有衡
文之職並補道府何礙之有然究不如仍循舊轍
而優加廉俸之爲愈

泰西二教宜定一尊

偶閱歐洲萬國公法其議論周到平允僕以爲尚未

盡善者彼國之天主教耶穌教猶未別白而定一尊也論其教之先後則創立天主教者皆九死一生百折不回其受禍亦慘矣久之而其教立信從者衆保羅彼得等之功不可沒也乃前人歷盡苦辛祇以供後人淫威權詐奢靡恣肆虐之用我中華聖人之教有是事乎亦由彼處之人推尊太過之故以至教王之權勝於各國之主殆淫虐太甚人不能堪敢怨而不敢言知其非者不敢顯斥其非藉其勢者益復張大其勢歐人之受禍酷矣苟非有路得者顯斥其非

自立門戶以與之角耶穌之心能毋恫乎乃教權所在卽利藪所在也教王等恐路得之奪其利也乃淫刑以懼之殺戮之慘爲亘古四大洲中所未有也大傷天地之和者必上下天地之怒彼教中所云永墮地獄之說殆爲彼處凶惡之人設乎乃路得之徒亦冒九死一生之慘以申其百折不回之念不獨可憐亦可敬也二教雖同出一源而一貪一廉一私一公一刻一寬一委曲難行一平易近人則二教之是非不待智者而決矣歐洲才德之士不少何不於萬國

公法中别白以定一尊禁貪重廉私討去而公道彰則公法一書純乎出於天理之自然必合乎人事之當然矣企予望之惜無人爲予達此言也

邪教宜防

天下事有不可解者如近日江浙等省所傳紙人割辮及夜間幻出各種惡狀空中傳出各種怪聲是也甚有割婦女之乳小兒之莖物者傳說雖不足信亦有見之耶抄者以及鐵算盤之事鑿鑿有之其法非婦女進入家中得水飲之則不驗又須生魂附紙人

而行巧得傳其我聞有將紙人拿獲者必有年老婦人登門謝罪必求還其紙人而後已如不從則用危言恐喝嘻此何理哉此等事爲古書所不載中國淺見之徒有疑爲洋人所爲者亦未可盡信鄙意以爲有邪必有正我中國自有正神如有人受其害者虔誠齋戒呼籲于天即呼籲于正神之前俾行此邪法者生前盡膺顯戮死必永墮地獄其理灼然萬不能逃

秦西公識

英吉利都城有上下議政院上者官掌之下者紳士掌之國有大事王諭相相告上政院公議可否轉告下政院詢謀僉同而後行與中國洪範之意暗合民間利弊當興當革者先陳下政院掌院者酌核以次上達于王訟獄亦如之刑賞征伐條例諸事官主之征稅籌餉紳士主之此誠意美法良矣

疑事詢西人

近日泰西各國刑法極寬而臨陣之時兵各用命足徵民風之厚而平日體恤之周訓練之勤亦可見矣

惟聞德俄二國每逢出兵時皆令各軍官各兵勇自備資斧而官不給餉兵亦用命恐未必盡然

德國發奮爲雄競權强敵其功誠不世出矣然控勒一國之民使之自備資斧以從事於危地以血肉之軀與火彈相搏同仇敵愾者固多恐未必人人樂從或另有加惠於民使之感奮耶拿破侖保那彼的屢興數十萬之雄師虎視歐境後敗於俄竟喪數十萬之師而民不怨或有别故耶而民風之厚民氣之强若得堯舜文武之君臯夔周召之輔以教以養其所

格彼矣可量哉

法國之有自由黨也其心齊其志堅其氣悍百折不回與法之官軍相抗其心非盜賊之刦貨財非叛逆之謀社稷大約如秦民之苦虐政耳乃屢次起事屢遭殺戮暴骨如莽而勢猶未已誠百折不回矣乃不料激成一拿破崙竊踞之局拿破崙者假公濟私者也竊位之後留意一切政事。但知興民之利益。而不知予民以休養。民亦苦矣。聆其言則公而明。察其人則私而暗後竟欲世襲其位使其子孫永爲法國世

襲之主欲卜舉國人情之向背乃下投票之令投票者一百五十餘萬人其爲非者不過二千五百人而已遂即帝位號拿破崙第一殆亦如四十二萬人之尊王莽耳其好大則秦始皇其虐民瀆武則隋煬帝且盡以其私人爲各國之王而無一人敢斥其罪者後且下令廢議會禁人評論其政務進退大官皆出一人之手蓋自矜者每厭聞其過也所用之大官非其子弟即其腹心自以爲根基已固矣後大興師伐俄國覧至墨斯科城以俄王宮殿爲行營孰知業已

中計喪師三十餘萬而俄兵之亡亦復不少此一大刧也哀哉其罪大矣後俄王興問罪之師合諸友邦轉戰而進亦至其巴黎司都城法國破俄國拿破崙縱兵殺掠不堪乃俄帝亞歷山德第一亦破法國乃禁止殺掠居民得保其産業俄仁法暴相去天淵之隔此拿破之所以敗亡俄國之所以興也天之所祐必在仁慈斷可識矣

當拿破崙氣燄日張之際若非英國大將湼爾遜必勝之於先華林登大勝之於後歐洲大局尙可問哉

此二人真英雄也

拿破侖之窮兵黷武。飾非拒諫。甚於隋煬帝。後竟實死窮島。獲保首領以沒。亦云幸矣。所可異者民之忘其大惡而稱其小惠。歐洲竟無一人斥其罪者。不可解也

拿破侖與華盛頓並崛起民間並登大位乃一敗而一成者實一私而一公一躁而一靜一惑衆自逞一保民自斂自由党起於法國其風至今尙在及華盛頓誓與英國之虐政立意與英相抗甚得法人之助其

助華盛頓者大約自由党之人居多一變歐洲世及之局其事能行於美利堅而不能行於法蘭西積怨既久乃藉手於德國以洩其忿殆法君降於德而美國公舉統領之局竟行於法國矣而自由党之遭誅戮而慘死者又不知凡幾應誅乎不應誅乎中外言語不通文字大異譯出之語不能盡達其意且恐略有所諱我華人欲求了然於心亦未易言也其所記遭戮情形真可慘傷歐人最重人命體　天心也犯極惡之罪不過一絞罪今自由党人一概用鳥槍轟

死如草薙如禽獮豈眞有所不得已耶

龔少蓮名論

金匱龔少蓮禮曰夫事勢當流極必返之會昔之所謂良政皆今之所謂弊政也譬之堂室儼然而棟梁積蠹非易其材而更爲之求不傾覆也難矣況風氣習俗之所趨天時人事之交迫固有不變法不足爲理者聖賢不悖道豪傑不違時勇者不狥小節智者不見小利舉一事以天下爲量建一議以天下爲程亦惟權其緩急輕重以謀之而規於仁與義斯已耳

論川鹽

又曰川省煮井為鹽東則巫山大甯雲陽開縣忠州彭水南則鹽源北則南部射洪三台蓬溪綿州東而南則富順榮經犍為井研資州附省則簡州樂至近來所出之鹽逾於前十年者數倍是以南濟滇黔北入陝甘而食土番回紇諸部落自東南有事淮綱阻塞兩楚咸賴川鹽接濟淮綱川運代為蕃旺藉供浥注殆天貲之以為殄滅粵匪之用耳可見我國家福祚之宏乾隆以後生齒日繁食鹽之人日多求利之人亦日

眾私販之勢日眾官商之勢日孤始則商不敢販繼則官不能銷販引鹽不行商皆逃亡官亦賠累而鹽法一壞嘉慶十八年常制軍奏請改課歸丁格於部議責令通融辦理而改配代銷之議起紛紛補苴救過不遑而鹽法再壞道光三十年復奉清查其詳明歸丁者已數十州縣而私販益橫不可緝矣然濵江各關隘猶層層鈐束咸豐三年議以川鹽濟楚川販乘便逐利以私販爲官販公然舟運什百爲羣沿江關隘坐徵私稅擁富巴涪以鹽爲大利後奉文按引

捐輸聽商加價以償所捐每斤加十文私販無捐輸之累有加價之益矣繼而設關於夔以徵販稅明爲化私爲官實則官與販皆以鬻私爲計徵之販者十輸之國者一猶爲有良心者矣是故歸丁之法加價之舉所以縱陸路私販也濟楚之引設關之役所以縱水路私販也欲收其利先除其弊恭惟知弊明而後除弊力惟除弊明而後興利溥也查川鹽之弊改計歸丁爲之始設關收稅爲之終苟能於入楚境處設關卽於國課無補尤爲監督者生財之大道乃

自代銷改配之說行一引辦十引之鹽隱射夾帶無從稽查則設關之議亦丸泥封函谷之說耳商者課所自出川省領引完課者爲坐商行鹽者爲行商行商本力較厚坐商仰食於行商惟命是從及引積岸疲行商本非領引之人官不能問不得不向坐商比追坐商素貧無可追繳則課皆無著矣引鹽所經官無利焉私鹽所經官之利藪是官與商互爲私也故夾帶之弊則一引之鹽數多至數引影射之弊則已行之引再行未行之鹽而船戶有食鹽梲手有工鹽

比附假託不可悉數有課之鹽十之一無課之鹽十之九矣廠工伙作大處數萬人小亦萬餘人皆聽竈戶指使官稍爲之限制則停煎滋事鹽船橈手更不可數計此而不爲法以治之則日積月多爲害非淺夫設引招商計引征課設官緝私以護商立法可爲善矣不意以計引征課之大利官盜之書役盜之竈與商盜之關與廠盜之私販遂出而顯盜之然第責之竈與商與販及廠員關吏之末是縱大盜而罪小盜也夫計鹽征課與計地徵糧無異計田出賦不聞

征之販米之人何獨於鹽不征於竈而征於商舍其本而逐其末是以官民交困夫唐宋之善榷鹽者無他術也亦計竈征課如計田出賦而已川省征竈之法易於征商一曰查鹽斤請檢幹練之員分往各廠確查出鹽之井若干熬鹽之竈若干每日出鹽若干核計用費每鹽百斤需工本若干向來鑿井一眼燒鍋一口廠員皆有規利萬不能隱瞞然後統計三年中出鹽之數酌定課額寧失之寬毋失之刻使小人各有所容其法始歷久而不敝二曰就出鹽之地設

征課之官第必寬籌公費嚴定賞罰愼毋使除弊之人即爲作弊之人則得之矣一曰編鹽戸以保甲之法設竈正竈長每竈工作幾人燒鍋幾口按月造冊申報由鹽員呈核則鹽井之衰旺竈戸之增減按籍可稽自無隱漏之弊夫征商之法在四塞其爲政也遠而雜故設官多而尚慮其疏征竈之法在一隅其爲政也近而切故官不須多而事易就理且井竈易防而故疏之此商販所以盜民也關隘難防而故嚴之此官吏之所以盜法也或謂私鹽價賤故販者多

若嚴地有課恐販者裹足不知廠價之與皔價相去必倍引商便費多而成本重倘且往有所獲旣由出鹽之地定課額而一切均無所費則民且樂爲今日之販不樂爲昔日之商然以征竈之法謀之民則民必以爲便如謀之官與商則阻撓之說起矣彼固世食其利者曷嘗爲天下計哉且查置引征課之法始於明盖有懲於元末之張士誠方國珍之變而爲之禁制也自此百弊叢生終明之世未得長策我　朝仍用明法而變通出之由自　國課日裕經商日富

奈日久弊生不可不亟圖補救也

原本太長閒有浮詞略爲删之使閱者了然於心

但課歸場竈之說即以鹽政畀龔君恐亦未易就

也必十年而後可望

高麗王罪已詔

前載無名氏東游筆記深憐日本之民苦於虐政

而無可控訴也該處離朝鮮甚近常慮其淩暴近

日泰西人欲與之通商該處之人有固執成規僞

議拒絕者皆不度德不量力之流甚至有假公濟

私不知語言者旋與日本人相鬥幾釀大禍幸賴

皇太后

皇上神算諸將用命旋即銷已成之患於無形功

偉矣德厚矣而朝鮮國王亦能震動恪恭以肅承

天貺聰明出於憂患焉今錄其罪已詔於後

王諭曰嗚呼予以否德猥託民上十有九年不明厥

德罪積於上殃集於躬由予所召雖悔曷追粵自嗣

服以來大興土木。勤歛民財。使貧富俱困。是予之罪

也屢改錢幣。多殺無辜。是予之罪也毀撤祠院忠賢

不祀是予之罪也玩好是求賞賜無節是予之罪也過信祈禳之事多費國帑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廣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宮闈不肅嬌寺干澤是予之罪也賄賂公行貪墨不懲窮民愁苦之狀莫達於上是予之罪也儲胥久虛軍吏失哺貢價積欠市欠市井廢業是予之罪也聯好各國乃是時宜施措乖方從滋民疑是予之罪也竟至神怒人怨變端百出下凌其上災及六親上貽　天子之憂下擾萬民之生失信於隣國取笑於天下此又予之罪也嗚呼予罪至

此尙有何面目復對一國臣民乎悲惶愧懼實無南面之福惟爾大小臣民肯棄予前過許予自新予將洗心滌慮懲前毖後從前之政令不便於民者悉令除之擇循良吏以牧黎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爾等亦宜各懋乃績告以嘉謨言雖不合必無苛責之理庶幾補綴前過共振丕基則宗社之幸也今玆

天兵渡海亂逆斯討不極其武宥其餘黨行將大赦國中咸與維新予方悔過何暇責人嗚呼興國恒於是亡國恆於是安危之機凜如一髮尙可不戒之

哉茲以腹心諭告想宜知悉　光緒八年七月二十日諭　觀其罪已之處過亦不少然人之知過者鮮知過而能自改其過者更鮮此諭如出王之手裁亦春秋之秦穆公也如出其儒臣之手亦彼國之陸宣公也果不至徒託空言則畏天保國王之福未有艾矣以視日本之欲耀富强之名先行朘削之政其用心之仁與不仁已可知矣夫子刪書所以錄秦誓也揆之天理人情後必有驗偶記於此

倉廉訪保全直臣

吾粵謝梅莊先生友黃氣節與江西李穆堂先生並
時雍正間直聲震朝野其疏劾田文鏡一事瀕於死
者屢矣幾從明代楊椒山先生游地下矣乃椒山公
適遇嘉靖之闇而且愎竟戮死西市先生恭逢
憲皇帝聖明始雖怒其戇而罪之終則鑒其直而不
殺至今皆頌
憲皇帝之仁明也乾隆間先生受特達之知由諫垣
擢湖南糧道劾屬員浮收至干巡撫之怒遂摭他事
劾之下先生於獄罪且不測惟時巡撫之勢張甚雖

以合河孫公之嚴正且依違其間而不敢平反是先
生之再罹難也幸有倉觀察者不肯扶同揑飾以欺
君上遂據實直陳先生遂得昭雪復官湖南鹽道
此固　聖人在御鑑空衡平不使天下獄情稍有屈
抑俾直道得伸固鄧霞憾而倉公之正直無私不念
舊怨亦爲當代之麟鳳矣譬之百草隨風而靡而貞
柯獨聳嗚呼何其怨而尤也爰表而出之以志景仰
並錄先生送倉按察之任四川序云昔周濂溪先生
由分寧簿歷廣東提點刑獄所至以洗寃澤而不殺

人以媚人一語遂爲千古之名言夫人即獻媚何益
殺人以媚楚不殺人必將殺己也然有欲殺人而反
以殺己者亦有不殺人而不但免於殺己者壬戌冬
余以訪拿衡陽收粮之丁胥及揭參收粮之善化令
獲罪於王臬司許巡撫被參待理其時府廳州縣之
在會城者無不希旨謀殺于雖長厚如藩司聲望如
督院不敢不殺也其不殺者署道倉公而已公之爲
給諫也曾糾余奏事失儀蒙　聖恩免議及其署粮
道赴辰兗漕也藩司彌縫參欵致書求換府審衡陽

收櫃一案之原詳公得書轆然時公之尊人少司寇
公迎養在臬署見書亦轆然念換詳則結党欺　君
不換詳則違衆買禍不得已將藩司之書直揭於漕
督兩院總督覆其揭恐漕督亦然不得已並將總督
覆揭之事直揭於部院六科旣而總憲據漕咨道揭
以　聞御史又採謗帖譏評入告　皇上命阿少司
農偕李比部往審並帶胡侍御看審實鏡高懸凶精
盡現於是督撫藩臬及府廳州縣之與其事者皆落
職余復蒙　恩補授鹽法長寶道公與侍御亦蒙

恩借御加級轉兵科給事中公升四川提刑按察司
當公之一揭再揭也止求轉奏解官奉其尊人潔身
遠害以去雖逆料余參款內此一款必有亦不料諸
款之因此盡白而至於此番遷擢尤非意料所及也
先是少司農諸公審畢還　朝公亦回澧州署湖南
人置萬民衣四襲繖四柄作四君子詩送之乞余序
余引叔向不告免之義辭焉今公之赴任也湖南人
又作詩以送乞余再三余既悲舊上司僚屬以詭隨
被牽連而擢清議又喜公以孤立免禍患而受

主知且喜四川人之得濂溪先生爲提刑也乃直序其事如此至於公前之糾余也余不敢怨公亦不任受怨也後之揭藩揭督以救余也余不敢德公亦不任受德也

讀此文知當世時有偉人能持正理而伸直道此即活佛活菩薩也文敘交老當一結何等灑脫與倉公濟美於光天化日之下矣

趙勇略將軍

寶應王白田先生學行純粹文品精實讀其祭勇略

將軍趙公良棟及先生以韋布儒留心當世之事知儒者入世不外忠恕二字貴在隨時體驗必歸於公而後已使先生達而在上必有建樹庶一洗迂疏者紈袴虛聲之誚惜其甫始遇合未竟其施爲可惜也祭文云嗚呼余觀自古奇偉豪傑之士。爲國家捍大難立大功者。未常不爲之咨嗟而太息。况乎當世之所倚庇生平之所嚮慕。而一旦忽焉以沒。其盡爲悲悼之情。又何可極。惟公雄毅之才。傑魁之略。風雲變化。龍蛇蟠屈。非尋常之所測識。而忠義果敢之氣至

老而不衰。雖肅夫小子。皆有以信其終身之大節。方
甯夏之煽亂。奉簡書而往。入定禍難於毫釐呼吸之
間。蹈春冰。履虎尾。聞其事者。且莫不惴惴而縮慄。及
其從軍西指。猛氣奮發。料逆孽之可以一戰而擒。而
憤諸師之畏懦恇怯。盡無意於報 國。於是慨然率
先。大聲獨唱。 聖明之所嘉許。同僚之所忌嫉。猥當
一路之任。而僅予以疲散飢羸五千之殘卒。直欲借
名於攻戰。假手於豺虎。苟以快其忿懥妒娼之私。而
無所復恤。乃公能以弱 摧強。以少克衆。定漢南如反

掌取成都如拾芥不啻烈火之燎枯蓬飄風之捲落葉固已顛覆巢居剖破窟宅披腹裂股啶腦糜腸而承其餘威者乃得以略取夫毛髮爪指而自誇為不世之業迨師乘不和勝負反復獨以其一身搘柱於傾側擾攘之中城已危而復固軍已敗而復全其夷凶靖亂之功尤非短才所可及兩川克定直抵滇池其時環寇之師十萬環城之期九月咸覦之如毒蛇猛獸之不可向邇而飽食優游不復計其何策以剪滅公乃相觀形勢籌度幾宜聚米畫沙無不周悉顧

轉以戾夫蹶觭退先者之心而排沮抑遏不使無鋒穎之或出卒之豺牙宓厲虺毒潛吹始授公以偏攻之任委公以自效之力遂乃鬥生死於穴中決安危於幕上芟夷兩寺脣卷二橋大破其藩籬盡刈其手足出是醜徒震驚瓦解魚潰兒渠授首降觭夜竄曾不踰時而掃卻七八年來狂狡抗拒之逋賊蓋常考其始末公則耕之耘之炊之餴之迨乎啟甑而轢釜也乃皆以給於他人而不知誰之所得嗚呼昔之譎譎詭詭溷滑滅否者大抵皆在黑白未分之日衒其

功名成就勒鐘鼎而銘旂常則向者笑議譏謗譽亦
皆舌卷而口噤從未有奇猷偉烈卓然暴著於天下
而顧加之以莫須有之詞誣之以不可活之罪宜乎
公之扼腕椎心呼天以號泣然而天知吾忠 上知
吾衷伏讀 褒嘉獎諭之語足以信後世而榮子孫
彼區區祿秩之崇卑亦何關於得失某誼屬通門情
關密戚仕閩訃而驚心獨流涕而沾臆乃以知公之
心之深得公之事之詳纔記序其大綱恐不免於漏
百而掛一而追思其言笑詞氣如在目前庶幾英靈

毅魄、不消泯於寃姦、而長往來於錦里之旁、與商山之側、嗚呼哀哉尚饗

此非祭文、直頌寃疏也、筆曲而達、能使將軍轉戰行間、一片苦心、一腔熱血、卒能轉敗爲勝局。殄巨寇以安生靈之情狀、活現之於紙上、彼忍心害理者、始忌其人、欲置之於死地、終竊其功以邀上賞、亦於此文見之矣、將軍雖遭阻抑、究成大功、以聖明在上也、彼明代之曾公銑袁公崇煥熊公廷弼、又從何處伸寃、

趙文敏詞翰

古今才士兼詩書畫三絕者世不多見唐則有鄭虔宋則推東坡而元則推趙文敏公東坡竹石多以寫意見長文敏則界畫樓臺金碧山水以及人物花鳥無不工細似更爲其難也寓意錄中載其與從子珩所書自作之詩詞翰雙絕其畫不可見矣今錄其詩於此閒搗衣云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度衣冠不及前苜蓿總肥宛騕褭琵琶曾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昔何待他年始

惆悵溪上云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
鷗自信無機事元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
鳳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向田間學種
瓜道場山云絕頂清秋陵翠烟登臨應費酒如川平
生能著幾緉屐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
雙溪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
緣雨華臺云雨華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烟入望中人
物車書南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蟄霜先隕
鳳鳥不鳴江自東緣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塚酹西

風海子上郎事云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舊醉兼朝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魚吹浪動新荷餘來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蓑幷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云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殘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閑猶欠抱琴來托袱靜中規寫水潺潺城南山堂云手種青松一萬栽草堂留在翠屏隈推窗綠樹排雲入臨水紅霞對鏡開春雉雊迎朝日出頭禽啼處夕陽來山妻也

有幽栖處數日遲留不肯回春日言懷云點點飛花欲送春嬛嬛芳草正愁人黃蜂釀蜜經營急紫燕銜泥來去頻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久知求富都無益但喜論詩若有神紀舊游云二月江南鶯亂飛雜花開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罔舞衣金鴨焚香川上暝畫船撾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裡把酒無言對夕暉東陽八詠樓云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瓈合南去千峰紫翠圍

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題畫詩

題畫詩有極佳者高梧竹石圖云高人懷抱温如玉嘉木森森世澤深何日携琴池館上月涼重聽鳳凰吟青山疏雨晚來晴林木蕭條爽氣生記得當年齋館夜一窗燈火讀書聲古木修篁出筆端坐看蒼翠逼人寒分明一片瀟湘趣他日凌雲集鳳鸞又山水小景云綠水橋西野岸斜書聲茅屋是誰家江南春色無心看開卻東風杏子花黃茅渚頭疑斗柄唐子

好奇曾屢游太湖絕勝能有幾還許我輩閒人收又江南農事圖云四月江南農事興漚麻浸穀有常程誰言嬌細全無事一夜繅車響到明諸詩如雨過秋山蒼翠欲滴

論三國志

崔浩與毛脩之論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亮云將略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

亮乃有過美之譽無挾恨之言受辱以肆謗詞必係訛傳之事夫亮之相備也咸以爲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困守崎嶇之地稱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以管蕭匹之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兼量勢力嚴刑切法控勒蜀人欲以一隅抗衡上國一攻陳倉再攻祁山疏遲失會摧衄而返後人秦川更求野戰魏人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於古之善將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者乎修之亦以爲然此論雖失之過刻然崔浩論議之時去武侯相蜀時不遠已有人議之如此然其拔賢才於淹滯肅紀綱於上下功在當時譽流後世的是儒者氣象也

周雲臺

齊鄉周雲臺先生鑄勲嘉慶辛酉拔貢客粵西最久工詩出入義山劍南間雖不及度西之雄放而精細過之五言如神鴉追送客遠樹靜含江月斜高馬影風急失人聲湖添新歲水人滯去年舟風橫帆上下

岸斷纔高低。漢水連湖北。君山抱嶽回。七言如赤壁

云山月照人橫鐵槊。秋風吹客唱銅琶。湓江州云潯

陽雁過楓初冷。廬岳峰寒雲未濟。闔門云秋水橫臺

花滿寺。春風輿馬路通橋。寄人云鱸香笠澤蓴新長。

酒熟金陵祭正飛。早梅云香乍入簾猜不定。影初承

日爲難工。春曉云蒲團蝶擁花參偈。竹塢鶯遲茗醉

人無題云。犀角到尖看透暈。麝臍作犖得生香。石中

玉嫩初分璞。淵底珠圓欲結胎。熟到櫻桃常欲咽。嫩

於芍藥貼初開。野寺云紅芭蕉藏白蝙蝠碧桃榔綴

青蒲菊

朱少尉豔體詩

甘肅朱香生少尉詩筆清麗以目疾罷官僑寓星沙與湘中人倡和極多尤工豔體詩香草美人騷客作賦玆錄其效李義山七律八章詩云蘋藻儀型衆望歸。在公何事總無違。心知別殿成尤物。眼看烽臺起禍機。餅餌儘誇身教蕭。脫簪終恨諫書稀。謝恩只有龍鍾淚。長識君王舊賜衣。選侍昭陽禍已胎。傾城姿貌更多才。心如珠轉圓無滯。舌有蓮花妙半開。飛燕

縱能危漢祚西施何事到蘇臺白頭宮女知幾身獨抱龍漦怨媯嬪思君共賦采蘋歌香輦催人可奈何馮媛有心當猛獸木蘭無語假明駝一春花信風難測萬里璵璞夢易訛擬織回文重寄語十年衫袖淚痕多懷清臺上月初圓巴婦清操遠近傳賁井夜明千爐火斷卌春履一勝烟才能守富完高行身肎憑媒乞小憐祇恨美人風韻少秦箏差不似虞絃嚙雪餐霞性最孤柳梢蹤跡卻模糊絕無脂粉隨同伴偏有羹湯奉小姑斷臂行高誠共見露筋名重敢疑誣

清虛獨宴姮娥影照向泥岑總不汚纓車寶馬到長
安國色仙香冠上闌琬玉合高招妒易開天妝舊入
時難晉對承眷春無主雨閉長門夜獨寒賴是繡餘
鴛譜在精心留付後人看笑下蓬山步十洲燒錯合
承幾春秋能拋靈藥棄雞犬肯向銀河羨女牛世外
蓉華深鏤玉人間形影任登樓天寒始信幽棲樂多
少蛾眉誤蹇修照答才貌美無加倚色和戎計太奢
馬上琵琶工作態酒邊歌舞不思家縱教圖貌親翁
主未必劉郎重寵華卄載陳留嬌女儀最難消遣是

遐矣。香生自注云義山無題之作皆有所託非艷情也。悶居多感因仿爲之寄興無端屬辭多悱有心者讀之當不謂我驕耳。香生又有句云胡廣本來宜富貴楊修何苦太聰明。亦妙。殆即無題詩之微旨耶。憐其目不見物尚有此一枝好筆亦異才也

董逃行

陸放翁集中有董逃行一篇悲壯淋漓實能于李杜韓蘇外自闢一境足爲千古炯戒詩云漢末羣盜如牛毛干戈萬里更相摩兩都宮殿摩雲高坐見霜露

生逢高與魁赫赫起臨洮僵尸自照臍中膏危難繼作如崩濤王朝荒蕪誰復疇踰域散走墮空壞扶老將幼山中號昔者羣狂根株牢衆憤不能損秋毫誰知此亂亦不遵名縣放斥實逋逃平民踏死聲嗸嗸今茲受禍乃我曹命意深遠殆指靖康之變誤國諸姦倖免者多也不料明季之復蹈覆轍其慘更甚也

板橋詞

鄭板橋詞云十年蓋破黃紬被儘嘗徧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 坐

堂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粧傀儡執法平情然也宋
酒闌燭跋漏寒風緊多少雄心退調寄青玉案閱此
詞想見作令之難然以一官在署尚可以潑者閒釀
仍有自公退食之趣蓋板橋所宰范縣是中簡之區
也若煩要之區其苦更甚矣近日候補各官清苦無
聊之况惜無人詠及

鄭比部感遇詩

廣東巡撫郭中丞特疏薦象州鄭小谷比部時比部
老矣賦感遇詩呈中丞不作出山計矣詩云鴛鸞天

上鳴何急鷗驚江干寂不聞少室忽傳徵李渤小生
眞欲吏朱雲囊書閒有售驢券賦肇原無磔鼠文周
黨彈章譙秀薦非驚非喜任云云魏公不强雲卿起
介甫能招常秩來一樣取人分進退千秋知已各低
徊鴻冥縱戀南村宅鶚薦終銜北海杯莫謂小臣甘
偃蹇幾回雲際望蓬萊谷口躬畊鬢久華林宗賞鑒
語何夸自驚文舉知劉備人笑桓溫賀孟嘉老去功
名原小草秋來顏色負黃花撫心竊慰捫心愧西望
長安日已斜公然一疏列丹墀不減三詩詠素絲薦

士文章方露布徵君名士已風馳縱非知我如劉尹何異逢人說項斯蓬瀛學深通治體誤偕月旦品題詞近來保薦偏遲厥大半知交出貴游相馬縱能空冀野登龍原未識荊州門生禮合終身執國士恩難異日酬藏得人間傳盛事少微星接五諸侯大吏求才需及時而薦之、朝廷及時而用之庶收得人之效如小谷壯年入仕、自揣不合時宜拂袖而歸、不得已以詩文寄意思略有表見於世、及其晉迹成而才名著亦已老矣、識者惜其遇郭公之晚也、

田園雜興

文待詔徵明田園雜興詩云土膏欲動雨頻催萬草千花一餉開舍後荒畦猶綠秀鄰家鞭笋過墻來寒食花枝插滿頭紅裙青袂幾勾留一年一度遊山寺不上靈巖即虎邱吉月初開稻種包南山雷動雨連宵今年不欠秋田水新漲看看拍小橋槐葉初勻日氣涼青葱鼠耳翠成雙三公祇得三枝看閒客清陰滿北窗黃塵行客汗如漿小住農家漱井香借與門前盤石坐柳陰亭午正風涼諸詩模寫可愛